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第二十二回 祈神靈齊天顯聖 巧相逢太子定親

當下柳興又向小姐道：「我家大爺現在哪裡？」月姑指道：「就在那間房裡。」

恰好印然禪師來到，柳興便要相邀印然一同入內看視樹春。印然道：「我是出家之人，這個所在，不便久坐。我先去山塘等候便了。」

說著而去。柳興即入房，見樹春後放聲大哭。樹春把手亂搖，叫他不要哭。外邊趙二娘叫月姑說道：「我是個寡婦之家，看這些人多是不三不四的，如何是好？況且男女混雜，你我面上有何光彩！」

月姑聽見此話，心下躊躇。以我看來，觀繼母之意，此處實在難做靠山，不如隨了眾姐妹一同到山西去罷。即應說母親打發女兒，女兒也不敢強祝翻身入內，將些言與眾姐妹議論，只聽得柴君亮高聲大叫：「你們快些打點回去罷。」

柳興馱了樹春，柴君亮與趙二娘作別。三人出了後門先行，月姑說道：「妹妹若與姐姐們同去，還少一套衣巾，如何是好？」

小桃道：「不妨，待我就去備置。」

少刻買了一套衣巾靴子，急急回來。月姑即時穿戴起來，卻也沒有什麼收拾，只得拜別了趙二娘，說幾句分別之話，大家出了茶坊，下船商議。恐怕柴君亮再來打聽，便吩咐船家，隨時開船而去。那印然要領樹春前去醫治，在著半塘之上聽候。少刻柳興馱了樹春，與柴君亮四人，一並僱下船隻，往前而進。未知此去何方，以後再敘。先說方治忠自從買了昭容之後，見她相貌非凡，將來必有福分，所以不敢待做下人，認為繼女。不覺到京，復了聖命，官封原職。惟昭容每日不能寬懷，一來想著父親去世，老母在家，無人侍養；二來柳濤犯罪在監，不知何日可伸此冤？時常暗中流淚。又畫了一幅圖像，掛在房中，焚香禮拜。即日正拜之間，不期夫人偶然入內看見，昭容一時收之不及。夫人問道：「女兒這是怎麼？」

昭容推辭不了，即將前情細細說了一遍。夫人聽見此言，心裡想道：「若說柳樹春濟困扶危，乃是仁德之人，何故一時錯了主意，行兇殺死花子林？只是人命重大，恐難救得。」

又恐昭容日夜煩惱，生下病來，只得與方爺相議。方爺說道：「人命關天，案情重大，怎好擺佈？」

即與刑部求情，刑部不肯允從，昭容聞知，更加苦懷。不敢號啕而哭，惟在房中暗泣。天天煩惱，刻刻心焦。聞得王城外有一天齊神廟，十分威靈，欲往祈禱。即稟告了爹娘，方爺夫婦見她如此煩惱，只得遂她之意，不忍責她。昭容乘頂小轎，家人使女跟後面，竟往天齊神廟而來。

到了山門，下轎入內，使女點上香燭，昭容跪下訴道：「念信女馬昭容，在嘉興秀州地居祝只為父親有難在監，無奈賣身救父。蒙恩人柳樹春當珠相贈銀兩，得全父親之命。不知誰人殺死花瓊，誣陷恩人，現在囹圄之中，性命在於旦夕。信女無門搭救，惟伏大帝威靈顯赫，洞察實情，提出羅網之人。」

拜了又哭，珠淚淋漓。天色已晚，只得回衙。再說天齊大帝，原是有靈之尊，況昭容後來是皇后之位，見她真心拜祈，即刻查明善惡簿，殺死花瓊乃是宋文采，後日自有報應。便差神將趙玄壇，明日引領東宮太子到此，使他夫婦相逢。

次日馬昭容又來天齊廟，仍然如舊哭拜帝前。卻好東宮太子扮成民人，出郊遊玩，帶了一名小監，亦扮做百姓模樣。正行之間，只見一時呼呼風聲，飛沙走石。太子心驚，欲走回頭，見一隻黑虎掙掙，張牙舞爪，向前咆哮而來。二人嚇得手腳忙亂。若說太子後有九五之尊，豈無百靈相助？黑虎那一畜類，焉敢相嚇太子麼？只因趙天君領遵天齊大帝旨意，遣令黑虎，使他得見昭容之面。因此黑虎追趕而來，小監馱太子逃走。到了天齊廟，那虎忽然不見。小監將太子放下，四處觀看，全無蹤跡。但見一個少年女子，穿著素衣，在天齊大帝面前哭拜。兩個家人立在廊下，旁邊隨兩個丫環，那丫環見外邊有人觀看，叫道：「小姐再不要拜，回去罷。」

太子聞言，挨身而進，近前一看，果然好一位女子。真乃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。心中大悅，即問說：「小娘子你是哪裡來的？有何冤屈事情，拜告天尊？竟像癡呆一般！」

兩個丫環喝道：「快走開去，我們方府裡小姐，來拜佛扶持的。誰叫你前來管賬？」

太子道：「我聽見哭聲慘傷，故此動問！說個情由，或者可以排難解紛，亦未可知。」

昭容聽見此言，回頭一看，見是一個白面書生，相貌非凡，料必不是等閒之人。或者能救得他，亦未可知？便將樹春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太子安慰道：「若說此事，容易得極！小娘子不要傷悲，柳濤與我相知好友，離別多年，不想他弄出這般事來。直到今日方才曉得，待我救他無事便了。」

昭容聽了此言，心頭頓開便問道：「請問恩人高姓尊名？」

太子應說不必問我，日後方知。殺害花瓊是柳濤非柳濤，包管在我身上救了出來。你且回去，明日不必來了。昭容說聲：「多謝恩人。」

然後上轎，家人使女跟隨而去。那太子看見昭容丰姿俊俏，心中大喜！待我到國舅衙門商議，奏請父王降旨，聘娶此女罷。主意已定，一直往國舅衙門而來。這國舅姓韓名羽，官拜中極殿大學士之職，也是忠肝赤膽大臣，與柳相國在日，十分相契。這一日朝罷回來，正在書房閒坐，忽見家人報說太子到。韓爺聞言，即刻整頓衣冠抬身出外迎接。同來裡面見禮坐定，獻茶已畢。韓爺即問道：「殿下有什麼事情，何不差一內監前來，又為何這般打扮？」

太子笑說：「外甥今日出去郊外玩耍，來至天齊廟，見一年輕女子，哀哀啼哭；在天齊神前告訴，其言語慘傷。外甥問她的緣故。」

韓爺道：「那女說什麼事情？」

太子想道：「待我說一句假話哄他。」

即應說：「那女子名喚馬昭容，有一個表兄，姓柳名濤字樹春，父親名喚柳上杰。柳樹春在杭州為人慷慨，仗義疏財，濟困扶危。乃是當今豪傑之士。因探親到嘉興，與花瓊拜為兄弟。結拜以來，才過幾日，不知誰人當夜殺死花瓊，將柳樹春誣陷在監，問成死罪。可笑那問官懼怕花家勢大，求拔無門，十分慘苦。昭容之父，不期身亡病故。家甚貧窘，無奈賣身葬父。過了方治忠，認為螟蛉之女。昭容現在京中，要救柳樹春，無門可救。只得哭訴天齊大帝。我看昭容，實在天姿國色，故此來見國舅。」

說到其間，住口不言。韓爺會意道：「殿下心事，我已知。自當處裡。那柳濤即打點他無事便了。」

太子歡喜，辭別回宮而去。韓爺心中打算道：「太子親事，必要奏明朝廷，方好行事。」

便差家人請方爺到來，少刻方爺入內稟見。問道：「國舅見召，有何吩咐？」

韓爺便問道：「馬昭容事情。」

方爺不敢隱瞞，就將在嘉興遇見昭容賣身之事，一一說明。然問道：「老國舅何以知道？」

韓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你的造化到了！」

就把太子遇見此事說明。方爺聽了此言，半驚半喜。喜的繼女得太子請國舅為媒，驚的昭容乃是民家之女，焉能有福承恩？又再想道：「昭容拜我之時，我覺得頭暈眼花，敢是她命中有此大貴？所以與太子邂逅相逢，得成絲羅。」

只得假意推道：「繼女容顏醜陋，怎堪與太子結親？」

韓爺道：「這是太子自己看中意的，你也不用套談了。速速回衙，繪成一圖，待我明朝奏聞聖上便了。」

方爺大悅，辭別回衙。與夫人說知其事。夫人聽見，滿心歡喜。兩個丫環聞知，心裡喜道：「原來天齊廟中那個後生，就是小帝主，我家小姐，真正有福分，與東宮太子結親，後來太子接位登了基，小姐就是昭容正宮娘娘之尊了。」

那昭容雖然口裡不言，心內卻也喜歡。當下方爺差人請了名工書像，繪就昭容形圖，忙呈與韓國舅。韓爺一看，心中大悅，果然容貌無雙。次日五更三典，韓國舅呈上描圖，奏明朝廷。聖上龍顏大悅，傳旨命國舅與太子作伐為媒，特備奇珍異寶，到方府行聘。韓爺奏道：「聖上不必多禮，擇了黃道吉日，命治忠送女進宮，與太子完姻便了。」

英宗允奏，方治忠領了旨意，自去備辦。夫人吩咐昭容道：「宮中需要小心，王家之禮，與民眾不同。」

昭容答應。不覺吉日已到，各官護送。昭容到景德殿上，與太子成親，到了次日，聖上降旨文武大臣賜宴。方治忠加封刑部大堂。方爺謝恩回衙。且說馬昭容自從與太子成親之後，雖然恩愛，只是愁眉不展。太子問道：「孤家每日看你心中不樂，必然為柳濤之事麼？」

昭容應說：「殿下，我還有生身老母，年已高邁。膝下並無依靠，所以撇不下心。」

太子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待孤家說與國舅知道，宣進京中便了。」

且言方爺那日正在與夫人言及昭容果然福分，得與太子邂逅相逢，到後來便是正宮娘娘之稱。忽見家人報說韓國舅到來，要見老爺，方爺連忙出外迎接，見禮坐定。韓國舅道：「太子與我說，昭容還有親生之母，在這嘉興。又因柳濤殺死花瓊命案，代為排解。」

方爺應道：「說昭容之母，待我行文地方官送她來京安頓。若說柳濤事情，奈是個命案，不便就放他出來。只是將他罪名批駁減等從寬就好了。」

韓國舅稱是，起身相辭回府。